

拍卖新见陈洪绶《高士炼丹图》

Auction New Discovered Chen Hongshou's "An Excellent Person Makes Pills of Immortality"

北京 梅墨生 / Mei Mosheng

中国嘉德2011年春季拍卖的《松下高士图》是一件罕见的陈洪绶真品佳作。定名为《松下高士图》，大体上是对的，但不算十分准确。笔者认为这件陈洪绶人物画应该定名为《高士炼丹图》。画绢本，高173.5厘米，宽86.2厘米，是目前所见尺幅较为巨大的陈洪绶作品，也是陈洪绶作品中画风最为繁密、人物较为众多、内容十分丰富的一件作品，它对于研究陈洪绶的艺术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
陈洪绶(1598~1652年)，一名胥岸，字章侯，号老莲，又号小净名，幼名莲子。其作品中多画瓶中莲花清供，应有自尊自爱、洁身自好之寓意。陈老莲生于浙江诸暨枫桥镇。其祖父历任广东、陕西布政使，父则隐居不仕，“信佛事说，断荤酒，多为放生饭僧之事”，这都影响了后来的陈老莲。陈老莲早年喜诵佛经，中年奔走功名，晚年落发出家，隐隐有着家庭的影响。其9岁时父歿。10岁时已“濡笔作画”，受赏于“武林画派”开山大师蓝瑛(1585~约1664年)，并曾从师于他。后又受业于刘宗周，从学“性命之学”。18岁时母歿，其兄忌憚分家产，于是洪绶决然“悉让所有”，离家自立。此后他努力求取功名，但终无所获。《清史》本传谓：“崇祯末，入贡(zī)为国子生，寻归里。既遭乱，混迹浮屠，纵酒自放，醉后恸哭不已。有求画者，靳不与，及酒间召妓，即自索笔墨，小夫稚子，无弗应也。”“其绘事本天纵，尤工人物，得李公麟法。论者谓在仇(英)、唐(寅)之上。诗有逸致，为画所掩，朱彝尊、王士禛皆赏之。”

陈老莲一生遭逢奇变，屡遭打击，生活坎坷，又值改朝换代的鼎革之变，甲申(1644年)明亡，“至是自号悔迟。纵酒不羁，语及乱离，辄恸哭”(《清史稿·本传》)。

陈老莲工衣冠人物、花鸟、山水，擅书法，长于诗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苦难艺术家，更是一位纵情诗酒声色、特立独行的失意文人。与崔子忠齐名，被誉为“南陈北崔”。

秦祖永《桐阴论画》称其画：“深得古法，渊雅静穆，浑然有太古之风。时史靡靡之习，洗涤殆尽。至其力量宏深，襟怀高旷，直可并驾唐、仇，追踪李(公麟)、赵(孟頫)，允为画人物之宗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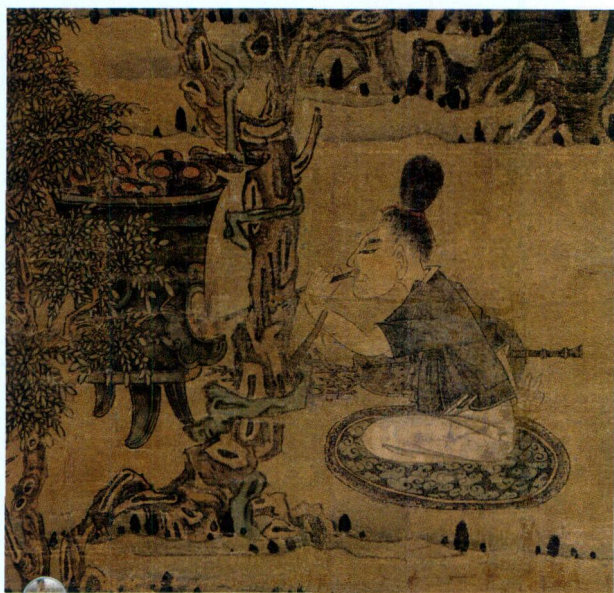
陈洪绶在世时已有画名，逝后声名益著。这件民间藏品的出现，为我们研究和欣赏他的艺术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。《高士炼丹图》款题：“学園社兄教。弟绶。”翁万戈著《陈洪绶》一书中介绍香港至乐楼所藏《龙王礼佛图》，有同一上款人。

上款所及“社兄”，应是同社中人。《陈洪绶集》中多次提到“结社”“社长”等。如卷八有《结社念佛》诗，中有句云：“青莲会里无尘土，兰若盘中绝挂牵。”又如卷六有《送仲上宗社长北行》诗，特别是卷四中有《姜绮季赴天章、子山二陶子废社，诗寄陶水师去病暨二陶子》诗，中有句云：“天地为大废，社名以废当。”可见，他们结社的社名叫“废社”。诗中有“废伦常”“废爷娘”“废冠裳”等十二废句。末尾云：“杀戮作诗料，忧愁

陈洪绶《高士炼丹图》
纸本立轴 173.5×86.2厘米
现被私人收藏

陈洪绶(1598~1652年)浙江诸暨市枫桥镇陈家村人。明亡后,为了躲避满人陷害,落发为僧。此幅画作从人物衣冠及树木皴法,显示出典型的“陈老莲式”。“高士炼丹”是传统的绘画题材,炼丹被视为文人雅士修身养性之法。





《高士炼丹图》局部放大

为诗肠。哭泣当诗韵，和墨写诗章。”足见其同仁社友之愤世嫉俗与反叛纲常，特别是感时伤世的苦闷心路。

关于上款“学□”之“□”字，疑为“素”，或“泰”，或“来”字，实难确定。

陈老莲与诸多明末士人一样，伤感于家国之痛、江山易祚，遂寄身僧、道，力求解脱尘世羁绊。《陈洪绶集》中有多处诗词涉及佛道。如卷五《失题》诗有句云：

“学道恨不早，深忧气力微。”而《高士炼丹图》之主题，显然与此有关。画面上大小共画有9位人物，最右侧执杖人物，我疑即是陈老莲自己。他在许多传世作品上都画有类似形象，是自我画像，有时戴帽巾，有时不戴帽巾。而画中偏下的红衣主角，或许就是“学□”的象征，描述的是古代的道家人物。从整幅作品的细致画法与丰富内容看，陈老莲是精心创作了这件作品，也由此可见他对上款受画人的尊敬。

画面上，两个主要人物间有一个大葫芦，葫芦口中有一个童子捧一丹鼎出来。这个童子应是道教炼丹家语常说的“婴儿姹女”——它比喻炼丹过程中的阴阳二气在体内的交混。由婴儿捧出丹鼎来，表明炼丹已有了—定成就。而左下方的侍者正在吹火，它也是道教炼丹术语的“鼓巽风”之意。下中间的拨阮者是个女子，看来，炼丹过程被陈老莲描绘得很惬意而优美。左侧粗拙的

树干旁左右各有二人，四人手中各执器物，应均与炼丹有关。疑最右一人手捧酒杯，系长生酒之喻意。

众所周知，葫芦是神仙家装仙丹的宝物，它在画面上被置于显著位置。主人后面石案上放置着佛道两家都崇奉的莲花，旁边有净水钵。稍左放有一容器，上有一极似鹦鹉状之物，尚不明确为何物。旁边有一盆，盆中似放置羽扇一把，这也是仙家所用之物。

而且，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交代，陈老莲在画面的左上大部分绘有松、柏、椿三种树木，皆为长寿之木，也与炼丹求仙延寿之主题相吻合。我们前边说过，如此繁复的画风，在所见传世的陈老莲作品中并不多见。刊于《陈老莲作品集》（西泠印社，1990年版）中的《山水人物》（P14）为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品，主题与构图均与《高士炼丹图》相近似。《山水人物》也有两个主人，但侍者只有童男童女二人，而石案上的器物上也是有一婴儿（或羽士，图版看不十分清楚）出来。这种惊人的相似表明，陈老莲热衷于表现的修道炼丹题材是他心里的潜在追求，他一方面醉生梦死，及时行乐，在麻醉自己；另一方面又与历代的士大夫文人一样，感叹生命短促，企求有仙方妙术可以延年益寿。除了人物位置和数量的不同，上述两作构图极为相似。以巨松如盖为主体，辅以柏树，而《高士炼丹图》又破例地增其繁茂，有椿树和长春藤穿插其间，更是强调并渲染了修道和求长生的环境与气氛。整个画面透露出的从容祥和与追求长生延年的意蕴与气息，让我确信它是一幅《高士炼丹图》。

陈老莲的线条是高古游丝和铁线一类，其气格可以上追汉晋六朝，与传世顾恺之《洛神赋图卷》和南京附近出土的公元5世纪的墓室石刻画《竹林七贤》上的线条一脉相承。《高士炼丹图》上两位主人的沉思与凝视神态，很好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。红衣主人侧身斜靠的姿势是频繁出现在古代绘画上的人物姿态，而微倾上身注目凝视炉鼎的最右侧人物姿势，正是典型的陈老莲造型。美国学者高居翰说：“中国肖像画家不是去描绘繁复的人物面部，而是试图通过环境和仪态的选择来揭示出他们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。”（见《朵云》总第46期，高居翰《陈洪绶：真人肖像画及其他》一文）证之于《高士炼丹图》，颇有道理。



《高士炼丹图》局部放大

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，此图上的人物衣纹相较于他具有明显装饰风格的画作更为写实一些，但色调沉着而略显厚重。这也是颇异于他其他作品的一个方面，也因此更有研究的价值。相比于《松亭读书图》（《陈洪绶作品集》P42）和《山水人物》（同上P14）等作品上的松针画法，《高士炼丹图》上的松、柏、椿树画法则勾勒繁密，渲染厚重，是十分特殊的。但是，人物衣冠和山石、器物的画法面貌，却无一不是典型的“陈老莲式”。

对于此作，嘉德拍卖图录未解释印铃。经放大、反复认真对比后发现，款下所铃一白一朱二印分别为“陈

洪绶印”和“章侯”印文。而画面左下角落的鉴藏印亦为两方，一方为半枚残印，疑为毕沅收藏印，另一枚完整印则为“伍氏南雪斋藏”朱文印，此印见于《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》（P298）。伍氏即伍元蕙（清道光至咸丰间），号南雪道人，广东南海人，清代著名鉴藏家。其所藏多宋元名作，保利拍卖的《砥柱铭》当年亦为其所藏。

责编 萧然